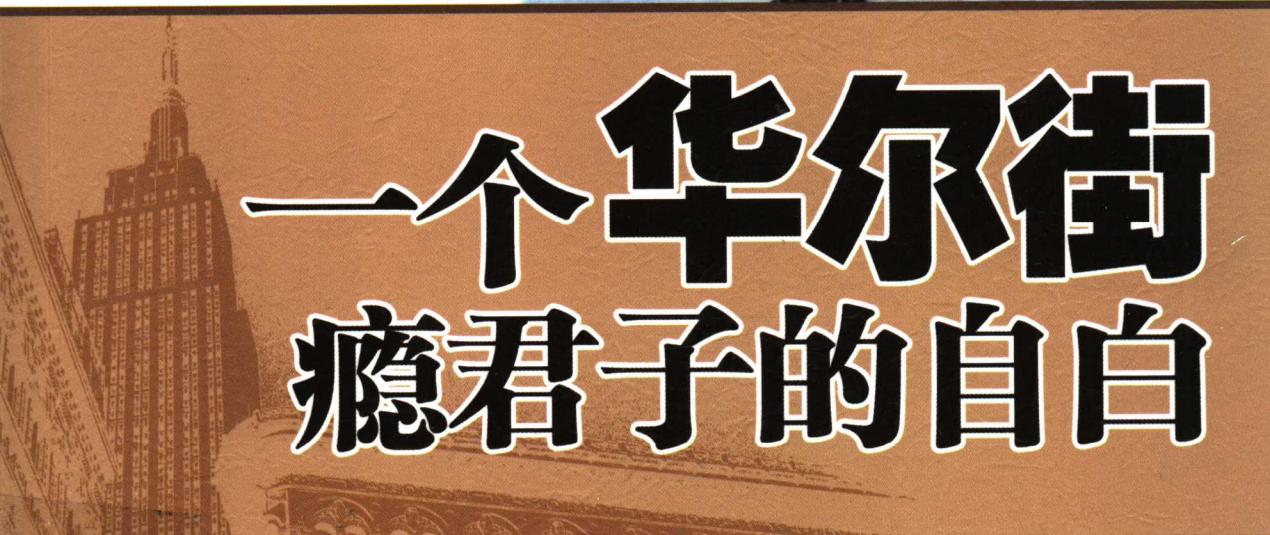


中信商业经典

《Value》杂志推荐的55本投资经典书籍之一

《克拉默投资真经》作者的成名之作，
透视20世纪90年代华尔街的交易内幕，
讲述一个投资明星的沉浮兴衰！

[美] 詹姆斯·J·克拉默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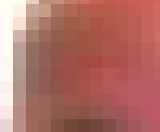
一个华尔街 瘾君子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 STREET ADDICT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一个华尔街
精英干的白门

CONFESSIONS OF A STREET ADDICT

F830. 9/196

2007



一个华尔街 瘾君子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 STREET
ADDICT

[美] 詹姆斯·J·克拉默 著
万 丹 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华尔街瘾君子的自白 / (美) 克拉默 (Cramer, James J.) 著; 万丹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7.7

书名原文: Confessions of A Street Addict

ISBN 978-7-5086-0918-8

I. 一… II. ① 克… ② 万… III. 股票-证券投资-经验-美国 IV.F83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80247号

Confessions of a Street Addict by James J. Cramer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2 by J.J.Cramer & Co.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CHINA CITIC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一个华尔街瘾君子的自白

YIGE HUA'ERJIE YINJUNZI DE ZIBAI

著 者: [美] 詹姆斯·J·克拉默

译 者: 万 丹

策 划 者: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7年7月第2版 印 次: 2007年10月第2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3-3029

书 号: ISBN 978-7-5086-0918-8/F·1165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致谢

CONFESSIONS OF
A STREET ADDICT

3年前TheStreet.com上市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股票将会非常抢手。也就是说，我们手里有一些专门分发给亲朋好友的股票，不管我们将它发给谁，实际上是往他们口袋里装几十万美元，只要他们“开张即卖”，也就是要趁早出手。这使我坐下来思考，完全是华尔街式的方法，我能为朋友和家人带来多少福利。我坐下来想了几天该怎么分配这些股票，然后对自己说，去他的吧，要是没有我的父亲、姐姐和妻子，我什么都不是，于是我把绝大部分的股票给了他们。

现在，我舒舒服服地坐在这里为这本书写献词，向人们表示感谢，而不是分发钱财，但得出的结论却是一样的。我父亲辛劳一辈子，努力让我和姐姐幸福，开始是为我们提供衣食，后来用理解、爱和激励支持我们。他和我故去的母亲一直鼓励我成就事业，但非常奇怪的是，他们两个都不喜欢我在华尔街的工作。与之相反，他们鼓励我放弃：先是母亲，在我的华尔街生涯刚刚起步时；后是父亲，在我选择结束这一生涯时。父亲的生活方式激励我努力和永远讲真话。他过去和以后永远是我所取得的任何成功和成就的最大激励者。他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恐怕没有多少儿子能这样看待他们的父亲，我真的非常幸运。我姐姐曾把我从不可思议的困难和挫折中拯救出来，我得以不再将就着睡在我的福特费尔蒙特的后座上，而是能够睡到她在格林尼治的起居室地板上，她还鼓励我到华尔街实现自己的梦想。她收留我的时间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都长。我妻子，我能说什么呢？读完这本书你就会知道的，我不需要在这里花时间详述她扮演的角色。

我还要感谢西蒙-舒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的鲍勃·本德和戴维·罗森塔尔，他们相信我能写这本书，并支持我。他们是最棒的，我希望能和他们共事很长的时间。也要谢谢我的经纪人苏珊娜·格鲁克，她也一直很信任我。

一直以来，有那么多对我有帮助的人们鼓励我、鞭策我、支持我，即便在我抛弃他们的时候，他们中最重要的是马蒂·佩瑞茨，我的伴郎，我意气用事，

曾一时辜负了他。有一段时间贪婪充满了我的每一个毛孔，他大度地接受了我的道歉，也向我表示了歉意。杰夫·伯科维茨，我过去在克拉默-伯科维茨公司的合伙人，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如何摆脱得了那座对冲基金的大熔炉啊，要是没有他接手这架该死的赚钱机器的话？珍妮·卡伦，我的助理，在我追逐完美的交易日的时候，她保护我不受疯狂的自我伤害，我朝她摔电话、砸电脑、乱摔咖啡杯，现在她再也不用为了一份薪水忍受这些。吉姆·斯图尔特，即使我到了华尔街，他仍然一直鼓励我写作，如果没有他不断的鼓励，我很可能已经放弃写作了。

这些天，我在TheStreet.com工作得很愉快，一半是因为汤姆·克拉克，我们不可思议的首席执行官，一半是因为戴维·莫罗，我们出色的主编，他最终把TheStreet.com的新闻室变成了一家实实在在的、了不起的机构。

我还要感谢埃里克·塞勒，我的私人律师，他知道如何让我避免要是没有他我就会给自己找的那些麻烦。他很神奇，他使我远离伤害。真希望20年前就遇到了他。

当然，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她能看清一切，不管怎么样还是成功地把她变成了作家。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漂亮的孩子们，赛茜和埃玛，因为在我愚蠢得看不清自己变成了什么以及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她们没有放弃我。还好，我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变成了一个丈夫和父亲。

致 谢 IX

第一章 早年 1

当别的孩子拣报纸上的连环画或者球赛比分时，我对股票行情表却情有独钟……为了让更多人从股市中受益，我用录音电话向人们提供股票信息……我和马蒂的合作关系戏剧性地开始了……

第二章 高盛 21

在哈佛法学院的第二个暑假，我抓住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到高盛实习。经过火线般的培训，我越发迫切地想加入高盛……但若在一个不喜欢牛仔的公司里表现出牛仔的行为，就意味着我的行事作风会不断给我惹来一些麻烦。

目 录 CONFESSIONS OF A STREET ADDICT

第三章 金钱先生 35

《纽约日报》风波使我又一次和高盛闹僵，这次我再也不能在高盛待下去了……我自立门户，结识了后来的“交易女神”凯伦，我的妻子。我们的克拉默合伙人公司就这样在华尔街运作了。

第四章 建立对冲基金 49

我和凯伦并肩作战，每个人拥有公司50%的股份。公司业绩在我们的默契和预见性战术中不断爬升。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就要出生了，培养一个接班人代替凯伦的工作成为当务之急……实习生杰夫·伯科维茨出现了。

第五章 《财智月刊》 57

做基金经理之余，我一直没有放弃写作。当有人邀请我协办股票和财经类杂志《财智月刊》时，我欣然答应了，然而，又一场风波向我袭来，几乎让我身受牢狱之苦……

第六章 TheStreet.com的诞生 73

《财智月刊》风波之后，我始终挥之不去的是应该做一种在网上传播股票信息的生意。就像《华尔街日报》那样，任何人都可以猜测股票走势，斗胆对基金经理做大肆评论，TheStreet.com（华尔街网站）应运而生。

第七章 再度道琼斯 87

1997年，人们认为TheStreet.com与道琼斯和路透竞争简直就是疯狂之举……然而，在几个月后，道琼斯完全按照我的建议，关闭了道琼斯市场……

第八章 德赛 93

精明的德赛上任TheStreet.com的主编，按照他的计划，迪士尼、美国在线等媒体会买我们的新闻，帮我们抓住股市兴奋点，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我甚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第九章 身兼两职 107

TheStreet.com被搞得一塌糊涂之后，我不得不同时为网络广告和基金公司奔波……到1997年末，克拉默公司的年收益率达到45%，远远领先其他基金公司，TheStreet.com也成了投资者的必看网站，然而我和马蒂的关系却依然令人担忧……

第十章 媒体先生 121

1997年10月的小幅振荡之后，《今日美国》在一版的封面文章上给我做了特别报道，还称我为“最令媒体兴奋的市场权威”，TheStreet.com也随之像体育场那样受人关注，然而我的基金公司却开始赔钱了……

第十一章 山顿 129

1998年初，克拉默-伯科维茨公司遭遇了一连串的坏业绩。当时没有什么股票比山顿更受人青睐，所以我们手上拥有最大的一笔头寸就是山顿。然而接下来一场会计欺骗……我们的伟大梦想又一次化为泡影。

第十二章 伯科维茨 139

1998年4月，杰夫·伯科维茨为我垫付了TheStreet.com的工资，又一次救了我的命。每一次在我被分析师吹捧得极度狂热和感情用事时，他都能冷静地控制局势。我们渐渐地达成一种默契，知道如何去应对动荡的股市……

第十三章 聘请凯文·英格利希 147

当为TheStreet.com聘请专业的首席执行官时，我们一致认为弗拉姆是最佳人选。然而当我们授之以任时，弗拉姆却断然拒绝了，他的候补凯文·英格利希得以上任。我和马蒂的关系因此继续僵持下去……

第十四章 1998危机：第一部分 153

在对冲基金的游戏里，没有人会获得终身职位，不管你统治过市场多少年。当我陶醉在持续10年平均利润率达23%时，触目惊心的金融危机爆发了。那些曾经追在屁股后要投资的商家们义无反顾地纷纷提出撤资……

第十五章 1998危机：第二部分 175

到周四之前必须筹够所有的撤资资金，而我们又不能卖掉任何股票，因为疯狂的市场会因你任何的轻举妄动将你活活埋掉。到处是撤资请求，凯伦答应到公司里看看事情到底有多糟糕……难道明天就是我在这个行业里的最后一天？

第十六章 1998危机：交易女神复出 195

星期四早上，我还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办公室，想象今天的市场会跌成什么样子。果然，股票一开盘便跌至谷底。我再也受不了这个压力了，我投降了……股市终于探底了，而我却在探底时投降了。

第十七章 首次公开发行：第一部分 213

1998年最后的几个月里，克拉默-伯科维茨公司逐渐转为盈利，与此同时，TheStreet.com赶上了首次公开发行的热潮……为了应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我和马蒂的冲突关系必须得到改善，否则公开发行只会化为泡影……

第十八章 首次公开发行：第二部分 227

正在我们到处路演时，证券交易委员会把我们的市值定在高得不可思议的19美元，而且股票一上市，价格就开始飞升，几个小时之内，就达到了70美元。我对此不可理解，但当我得知奈特在背后操纵高盛时，一切也就豁然开朗了……

第十九章 迷恋媒体 239

TheStreet.com的首席执行官凯文·英格利希似乎认为，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我排除在外。他让我在CNBC和福布斯的节目间摇摆，我在媒体和法庭诉讼之间疲惫不堪……

第二十章 夺回TheStreet.com 249

英格利希越来越令人怀疑，我和马蒂决定制止他的冒险收购计划，因为任何一项收购都会让我们破产……克拉克接替了英格利希的职位，把公司从财务危机中拯救出来。

第二十一章 克拉默-伯科维茨公司的重新定位 255

公司还需要一名专家，处理所有新科技公司方面的业务，同时，公司还需要一名专业交易员……2000年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的合并，标志着网络再也不是值得投资的地方……

第二十二章 退出 273

我已经45岁了，上一笔交易的市盈率达到34%，我越发无法忍受任何的一点儿损失，这经常令我十分紧张疲惫，或许我真的该退出了……

第二十三章 一个华尔街瘾君子 287

一年多了，我没有在怒气中乱砸键盘或者摔电话；一年多了，我没有为2.5万美元的损失令雇员难堪……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我可爱的孩子和妻子在一起享受家庭的幸福，而且我的的确确明白了一个道理——出色不如走运。

CONFESSIONS OF A STREET ADDICT

第一章

早 年

当别的孩子拣报纸上的连环画或者球赛比分时，我对股票行情表却情有独钟……为了让更多人从股市中受益，我用录音电话向人们提供股票信息……我和马蒂的合作关系戏剧性地开始了……

1964年的时候，其他的9岁小孩儿只会拣报纸上的连环画或者球赛的比分表看。但是，当我的父亲带回来排行三星的《费城晚报》(*Philadelphia Evening Bulletin*)时，我不会理会像《花生豆》(*Peanuts*)、《高射炮》(*Archie*)这些栏目的东西，而是直奔主题，去看与我相关的唯一版面——商务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股票行情表。你瞧，我不关心失业、招聘和经济政策这类事。我关心的是各家公司和它们旁边的美元符号，它们的价值每天都在发生变化。我关心那整整一个版面的奇妙的缩写符号，像Gen'IMot、So'CalEd、PhilMo等，后面还跟着一个大数字、一个小数字、又一个数字，以及一个减号或者加号。我贪婪地看着这些东西，就像任何一个普通的费城男孩看美国职业棒球费城人队、橄榄球国家联盟费城老鹰队或NBA金州勇士队。我知道我能够看出那些数字的走向。我能够看出价格是以什么方式变化的，并且能够从中赚钱，起码是在我自己的股市游戏里。

在四年级的时候，我想我就已经明白那些缩写符号后面的一连串数字有什么关系了。我找来了一本我父亲打零工的那家国家礼品包裹包装公司(National Gift Wrap & Packaging Company)的账簿，上面用大写印刷字体记录着卖掉的盒子，像9英寸×12英寸(1英寸=2.54厘米)男士钥匙包盒和3英寸×4英寸女士珠宝盒之类。我把这些记录都擦掉，然后填上股票的名字，以及我对当天下午收盘价的预测。我一天也不错过，也不明白为什么在耶稣受难日、阵亡将士纪念日和竞选日时股票不进行交易。难道那些公司不是在节假日照样运转吗？我不满足，尽管其他的美国人显然很满足。我希望每天都能交易。

到了五年级，我不像其他的美国男孩，总是要求父亲工作得更晚些。他平常带回来的三星《费城晚报》在中午12点半就截止报价，这可没意思。我让父亲再多工作一个半小时，他就能在开车回郊区家里的路上，在第16大街和市场大街买到递进车窗的紫色的五星最终版。要是爸爸带回来的只是倒霉的中午版，而上面只有午间报价，我又怎么能够知道我对LTV钢铁公司(Ling-Temco-Vought)和DougAir公司的股票走势的预测是否正确呢？每天，别的孩子放学后

在棋盘游戏、战斗游戏或者橄榄球上浪费时间时，我却在思考股票的收盘价。每天晚上，我会从爸爸手里抢下报纸，将印有纽约股票交易所行情表的那一张摊在起居室的地板上，看看我所选择的那些股票都赚了多少钱。

我并不满足于自己拥有的这种能力。不，我还得教别人。我试图让米克瑟夫人手下的整个五年级的同学都和我一起玩股票市场的游戏。我还教他们怎么看行情表，可是没人捧我的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没关系。根据我的计算，在我升入六年级之前，我就能从我选的股票上赚一两百万美元了。那时候的200万美元可是大钱。我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在最活跃的股票上面赚取小额的收益。所谓“活跃的股票”就是与国防有关的股票，因为那时在打仗，而国防产业看上去很赚钱。看来很简单，事实上的确很简单，并且在以后看来，这也一直是一种足够简单的策略。

要是在1965年的温德摩尔市的克罗姆威尔大道1401号，幻想等于现实该多好！当我选择的股票走赢了平均指数时，我的爸爸，像许多他那一代的人一样，从一个地方经纪人那里获悉了一个诀窍：投资国家电视（National Video）。他把在纸品生意上打零工赚的钱都投资在国家电视的未来上。我现在听到国家电视的名字时仍然发抖。大概有一年的时间，爸爸从国家礼品包装公司赚来的每一分钱，从卖纸袋和纸盒子给零售商赚来的每一分钱，都送给了那一代人的电子商务网络泡沫。每天晚饭的时候我都能听到国家电视干了些什么。它好像是一蹶不振了。尽管我也见过一张图，上面显示在国家电视走向末路的途中也有那么一两次微弱的回升。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那时候人们的谈话有哪一次不是以“那该死的国家电视”结束的。我甚至到了不敢听广播的地步，以前我每天在下午4点爸爸回家前都要听一个报道节目，这样我就能提前知道自己干得怎样了。实在是因为有关国家电视的报道太惨不忍睹了，到最后，国家电视带来的悲痛超过了我自己的股票游戏带来的快乐，饭桌上也不再允许讨论股票市场什么的，因为这些太令人伤心了。

爸爸现在已经忘了国家电视的事和那个拉他下水的人了。可是我记得杰克·P，那个让他那一代人都对股票市场唯恐避之不及的费城经纪人。我讨厌这个吹牛皮的家伙，他的行径仿佛历历在目，他和国家电视毁掉了那个年代的小孩子想要的一切。

爸爸的国家电视股票以及他的投资组合，像其他同辈人一样，再也没有起死回生。到了六年级的时候，我想还不如把我的股票天分放在一边，好好练练击球和防守技术。

就这样，我一直把对股票的感觉埋藏在心底，顶多时不时看看收盘价，这一直延续到我上完高中和大学。一个靠奖学金上学的负债累累的学生，一分钱的股票也买不起，研究收盘价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不是在晚上做校报的校对和发送，我不可能在白天做《红色哈佛》^① (*The Harvard Crimson*) 主席的工作，更不用说完成课程了。只有等到我有一些钱的时候才能考虑做股票交易。

在哈佛，我是一个好胜的人，至少别人都是这么认为的。近乎残酷地好胜，盲目地好胜。对我而言，哈佛大学只不过是哈佛校报《红色哈佛》的附带品。我竞选校报主席（或者说主编）的对手是埃里克·布赖恩德尔 (Eric Breindel)。关于这场《红色哈佛》主席的竞选有太多的报道，这可能是该报高层官员都进入了媒体界。不下6篇文章以同样的而又不准确的方式，记录了我生活中的这段特殊经历。一个从宾夕法尼亚的活动房屋里成长起来的不懂事的乡下佬，同从纽约来的、在菲利普埃克塞特学院受过最好教育、聪明绝顶的大学预科生竞选。不错，我是靠奖学金上学的，可是差不多我班上的每个人都是如此。不错，我是没有布赖恩德尔老练，但我起码知道前任主席尼克·莱曼 (Nick Lemann) 信奉实力主义，而我愿意比我的对手付出多一倍的努力，因为我可以连着干24小时不睡觉。我还知道，布赖恩德尔的支持者列出了一份将我排除在外的所有高层职位的“内定名单”。当我跟莱曼提起此事时，他认为我是妄想狂，直到他在活靶射击之夜从布赖恩德尔的支持者那里听说此事，那天晚上未来的校报成员们在报纸上宣布了他们对最高职位的候选资格。我和布赖恩德尔的得票非常接近，12票比11票，我胜出。当布赖恩德尔败下阵来，他的大部分内定“内阁”成员也都退出，不过也没忘先对投票支持我的将卸任的原校报成员进行一番攻击。没关系，有3个精干的大一新生愿意跟我干：马克·惠特克 (Mark Whitaker)，后来成了《新闻周刊》(*Newsweek*) 的编辑；乔恩·奥尔特 (Jon Alter)，后来成为惠特克的明星专栏作家；乔·多尔顿 (Joe Dalton)，英年早逝的天才作家。我们办出了一份了不起的报纸（最后，布赖恩德尔让他的支持者回来为我工作）。

我做了两年的临时指定任务记者，先是在佛罗里达的《塔拉哈西民主报》(*Tallahassee Democrat*)，后是在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先驱观察家报》(*Los Angeles Herald Examiner*)，这段经历与我对股票市场的执著毫不相关。并不是我不想，只是我从来都不富有，但也绝对说不上贫穷。在那两年里，我遭遇了

① 哈佛大学的校报。——译者注

一系列的起伏辗转，这些经历比得上几辈子的致富经历。

在新闻这个行当里，我是那种知道何时出现在恰当的地方的人。我刚到塔拉哈西几个月，就有一个疯狂的杀人犯冲入了妇女联谊会的房子，就在紧挨着我的公寓的那个街区。我比任何一个刑事记者更早到达现场，成为揭开特德·班迪（Ted Bundy）全美疯狂系列杀人案的人。我对这起双重谋杀案的报道引起了全美的关注，以致那些喜欢对犯罪进行严厉声讨的编辑们都嚷嚷着要我去为他们工作。几个月后我发现，每一桩在加利福尼亚的暴力死亡案件都是由我在《洛杉矶先驱观察家报》上报道的。

当我的刑事报道生涯开始起步的时候，我的生活和财务状况却迅速恶化。我搬进洛杉矶费尔法克斯区的橘树林街上的一间平房，这是唯一一处给了我家的感觉的地方。然而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下班回来，发现有人趁我不在的时候在厨房里做了一个金枪鱼三明治——一个废弃的罐子躺在厨房地板的中央，面包袋子竟然也被神奇地打开了。我叫来一个警察，他草草检查了我的安全防范措施，然后告诉我换一把锁。我照办了。

第二天下班后，我发现有人在我的烤箱里煮过一只鸡，还吃了两袋雀眼牌蔬菜。入侵者给我留下了一堆鸡骨头、鸡胗和烧得不成样子的平底锅。

报警的结果是再一次换锁的建议。尽管我刚换过锁，但我说我会换的，可是我毕竟不是钱做的呀！

第二天早上我觉察到有人在我的小屋外面抽烟。我立即报了警，但等警察到达的时候，那人已经不见了。可是在我卧室的窗外有一堆温斯顿牌烟的烟蒂，很明显那人一直在那里等我起床上班，然后他就可以在我的公寓里住一天。

我告诉警察那人在我的房子外待过的地方，问他们是否要从烟蒂或者窗沿儿上取指纹。

马上我就明白自己失败了。一个巡警看着另外一个说：“这家伙把我们当成柯加克^①（Kojak）还是什么？”他的建议更加直接，“我说，弄把枪，请一个私家侦探，保护你自己。”

多谢，长官！

那天我从我的记者朋友那里借来了0.22英寸口径的手枪，并且翻出了小时候野营时用的童子军短柄斧。晚上回家时，我发现闯入者为他自己做了一个美味的沙拉，喝了一罐果汁鸡尾酒，还在我的浴室里淋浴剃须。他忘了冲马桶。

① 美国一部警探连续剧的主角。——译者注

他还拿走了我收藏的大量约翰·柯特兰^① (John Coltrane) 的唱片, 以及我藏在客厅里的小塔珀牌罐子里的零钱。这回我都懒得报警了。

整个这段时间, 我都向我当时的编辑弗兰克·拉里 (Frank Lalli) 倾诉, 那个闯入者简直把我玩得团团转。弗兰克此前是《乔治报》(George) 和《金钱》(Money) 杂志的编辑, 后来是纽约的《每日新闻》(Daily News) 的编辑。我告诉他, 我无处求助, 非常需要他的帮助。每次他只是点点头, 然后给我指派新的任务。他派我到圣迭戈报道一个16岁的狙击手布伦达·斯潘塞 (Brenda Spencer), 他正和圣迭戈警方的对峙。斯潘塞原来是校园射击手, 后来他告诉人们, 他之所以杀人是因为雨天和星期一总令他感到沮丧。

我到达犯罪现场后, 给拉里打了电话, 告诉他此案已有很多媒体做了大量的报道。他要求我弄出点儿不同的东西。他建议我穿过警戒线直接冲向学校, 体验一下暴露在火线下是什么感觉。尽管我知道拉里绝不是我的仰慕者, 但是, 就为那179美元一周的薪水, 我也不愿意成为一个发了疯的孩子的活靶。我告诉拉里我想回到我的平房小屋, 因为我不敢想象, 要是那个闯入者在晚上还光顾的话, 我的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叫我继续留在圣迭戈, 看看第二天能不能发掘出好的报道角度。

等我第二天回到家中, 什么都没了。就好像来了一辆搬家卡车, 把我的东西扫荡一空。什么也没留下。没有衣服, 没有床单, 没有家具, 没有书, 没有洗漱用品, 没有食物, 甚至连卫生纸和牙膏都没有剩下。除了弹簧床垫和最重的电器, 家里被一扫而空。

仅剩下的就是我车里的东西——一件运动夹克、我的那把手枪和那把旧的童子军小斧头。我的支票显然是不见了。他应该在前一天就把我的支票账户都取现了。再没钱支付房租, 倒不是我还想在那儿待一晚。警察倒是又来了一次, 说他们很乐意为了保险理赔为我填一份财产被盗的表格——好像我买过保险似的。还说假如我还待在那所公寓里就是白痴, 除非我想被那个闯入者杀掉。

不错的建议。

被偷得没钱付租金, 只剩下身上的衬衣和口袋里的几美元, 我一下子坠入了无家可归的工薪阶层的现实世界。

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 我睡在我的老福特费尔蒙特的后座上, 间或在朋友们的公寓过夜, 他们实在是同情我的遭遇。我最喜欢的休息方式是把车停靠在5号

① 著名的爵士乐演奏家。——译者注

州际公路上的卡车服务站，蜷缩在我的灯心绒夹克下，一手紧握斧头，一手攥着手枪。

有一个月，唐尼·福斯特（Don Forst），当时《洛杉矶先驱观察家报》的编辑，现在是《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的编辑，让我睡在他的公寓，因为他再也受不了我每天都穿在身上的灯心绒夹克和Gap牌裤子的气味了。他不明白我为什么从不换衣服。他给了我一个恢复正常生活的机会。但是，眼看着我刚刚找到一个能好好过夜的地方，福斯特就得到了在《波士顿先驱报》（*Boston Herald*）的编辑职位。于是我又回到大街上，回到我的老费尔蒙特，依旧是手枪和斧头，外加一瓶杰克丹尼威士忌——它使我暖和。我可以说是又可怜又穷。老兄，起码我身上没有怪味了。

我的新闻编辑拉里似乎觉得这些苦难简直有趣得无以复加。他乐呵呵地给我指派可笑的晚间任务，这样我就用不着回“家”了。每到有雾的天气，他就派我“轻松”出动，等待飞机坠落事件。他让我报道除烧烤野餐和校园篝火晚会之外洛杉矶的每一场夜火。当然，他还要我访问每一个谋杀受害人的家人；如果我第一次空手而归，他会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去骚扰悲痛中的人们。他曾让我待在可眺望太平洋的帕利塞兹地区一块凸起的大岩石下面，指望那块岩石在我守候的时候滚下来，砸中太平洋海滨公路上的若干车辆，然后冲过马路，直冲进电影《儿子离家时》（*Sounder*）的拍摄棚。当州政府最终炸掉这块大岩石的时候，拉里要求我在岩石进落的轨道下写报道，以便挖到真正的新闻。他想用我24小时与石头较劲儿最后石头获胜为标题。他每天都对其他职员喋喋不休地讲我是多么穷，并且津津有味地谈论他能把我搞得多么狼狈。他知道，没有别人的帮助，我根本没法享受淋浴，或是换件干净衣服。没有了唐尼·福斯特的保护，我成天都得忍受这些肆无忌惮的嘲弄。

绝望中，我向上级请求做公路新闻报道，这样我就能得到一些经费，新添些衣服，尽管这意味着我要把车开到80号州际公路在北加利福尼亚的卡车服务站，然后待在车里等新闻。主编吉姆·贝洛斯（Jim Bellows）答应了我的请求，任命我为萨克拉门托办公署的主任，并嘱咐拉里让现任主任离任。可是拉里没有让任何人知道此事，当我抵达首府的时候，那里的办公署主任对这次调任毫不知情。结果，我白天就暂时安顿在他的办公桌旁，晚上则安顿在80号州际公路旁。

我把第一笔经费用于赌马，结果凑到足够的钱租了一间公寓。我在大学的时候跟一个家伙学过一点儿赌马，而这个家伙跟艾迪·拜尔（Andy Beyer）学